

宋學士文集

一

蘇子知
知學
FDG

翰苑集序

四庫全書
翰苑集序

翰苑集序

客有持子宋澠溪諸集來者
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
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
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
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淞
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

宋子之幼學入青蘿山中不下
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
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
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
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
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
以某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

格律為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
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
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
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
山林者燁乎其虎豹煙霞也今
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
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

然以宋子氣枯神寤於山林以
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
物遷何以為宋子抑余聞婺學
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
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
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畧志事功
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

皆出於寔踐而取信於後之人
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
榦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十
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
必以宋子為歸嘻三十年之心
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美容
何以山林館閣岐宋子之文而

求之哉客躋吾言錄吾言為子
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
月初吉會稽老友楊維禎序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
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
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
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
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奧學
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
所屬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

蓋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
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夫
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
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
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
浹漫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
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

控馬又如武庫一開千珎萬寶
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
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
至於崑崙不得止讀之累日
使余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
蓋積之也厚濡之也久養之也
素固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

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
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
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
濂平日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
四集已盛行於世及流傳於海
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可
也

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豫章揭泂
序

史記卷之八

中郎大夫誥書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
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
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
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
在朝所作曰翰苑集潛溪集
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
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

碑銘表傳雜說釐為前後續別
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
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
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
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
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
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

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
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
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
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
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
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
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燄莫敢迫

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
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
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
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
說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
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闕是
非邪正奚趨黑白之形而後之

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
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
陳腐支離蔓衍之為工孰知其
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
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
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
悉鏗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
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
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
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
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
代之盛者為易今
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

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
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為難乎
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
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
變化龍躔虎躍雖極瑰詭竒絕
之觀惡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
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

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
故知公為深而望公為重輒為
之說如此尚俟知言於後而非
諛其所好云清江貝瓊廷珍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前集目錄

卷第一

平江漢頌

天降膏露頌

龍馬贊

代祀高麗古月詔

王國祀

仁祖樂章

諭安南國詔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擬詔命起結如

祭古帝王陵墓文

進元史

元史目錄後記

恭題 御賜書後

陝西行省班參政誥

選授江西行省李左丞誥

兵部安尚書誥

山西行省王參政誥

恭題 御筆後

卷第二

開平王神道碑

揚王神道碑

康斯公神道碑

章中丞神道碑

卷第三

胡參軍神道碑

華巢公神道碑

汪文節公神道碑

于指揮墓志銘

王郎中墓誌銘

雷待制墓志銘

魏府教墓誌銘

王負外墓志銘

卷第四

鹿皮子墓志銘

李推官墓志銘

曾教授墓志銘

劉府君墓志銘

高府君墓志銘

王統使墓志銘

東吳府君墓志銘

熊府君墓志銘

三槐王處士墓銘

晦巖王君墓銘

孫忠愍侯墳記

項夫人墓志銘

陳夫人石表辭

陳都事墓志銘

卷第五

贛州靈跡廟碑

胡越公新廟碑

信孚中塔銘

李右丞武功記

明覺寺碑

無盡燈行業碑銘

琦楚石塔銘

若耶溪塔銘

茂實菴塔銘

卷第六

贈高麗張尚書序

送安南杜舜卿序

送李思迪王傳序

庚戌鄉闈紀錄序

會試紀錄題序辭

使南橐序

南征錄序

剡原集序

羅氏五老圖序

張氏譜圖序

溧水端氏家牒序

陶氏家乘序贊

卷第七

應制冬日詩序

送呂仲善采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贈錢允一詩序

汪右丞詩集序

詹學士文集序

送許時用還越序

華川文派錄序

送蘇平仲序

清甫後集序

丹厓集序

贈會稽韓伯時序

卷第八

白雲橐序

贈周漢卿序

田氏哀慕集序

古鼎四會錄序贊

用明師文集序

水雲亭小橐序

送濬天淵還鄞序

送覺初還江心序

雪窓語錄序

南堂語錄序

送李聯芳上人序

送用上人序

贈定岩上人序

楚石六會語序

卷第九

劉彬卿傳

張景華傳

竹溪逸民傳

閩二婦傳

王貞婦傳

韓節婦傳

鮑氏慈孝堂銘

雙椿堂銘

朽室偈

章判官像贊

張天師像贊

含山標

張孟兼字辭

碧崖亭辭

南堂師像贊

卷第十

寅齋後記

玄武石記

張氏先祠記

佛隴寺興脩記

阿育王山塗田記

寧山續說

菊坡卷題辭

畫原

楚客對

京畿鄉試策問

記李歌

記馮寅賓言

書穆陵遺略

書萬安丞

題四十四分金剛經後

題定武蘭亭帖

題霜寒帖

題歐陽詢帖

題徐原父墨梅

題溫日觀蒲萄

題紫泉頌後

題友怡堂銘後

題贊王葉君墓銘後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題唐臨重告帖

題北山紀游卷後

題楊補之梅卷後

題江南八景圖後

題趙子昂馬圖後

贈梁建中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一

鑿坡集卷第一即翰苑前集

平江漢頌

天命

皇帝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

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
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
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
大號賊殺其主飭脩蒙衝虐駘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
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

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
我姑熟偵伺我金陵賴尔一二隣臣之力攻而敗之于亦親
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異其悔禍以
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身其凶德無厭自取
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尔熊羆之臣不
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

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都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同知樞密院事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胄馮燾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

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川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文邊素怖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

無筭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移據湖

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

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

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

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

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艦相銜
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驩迎俯伏道左山川草
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
干其餘將士賚金縵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
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
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
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
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錡與
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
備著其事撰為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
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惟

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

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

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尔小
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靖斧塘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
剪劉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
胡不然復豕而噬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用震怒歷告
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徃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
罄爾誠搖光在申夷則之月馮牙江賓 皇秉巨鉞以誓
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激旟旆揚揚鋒艘將將予
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
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礮星流火戟虐皎雷奔巨轟雷
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
弗顛攢桅湊颿笥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
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
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
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

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愁既除餘不能醜邇
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
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于受宥汝弗劉于
汝父母汝凍于衣汝饑于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郤奏凱而旋
騎吹籌搖形於樂歌節以獨饒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
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嘖嘖干戈
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笑惟

皇神武動則克

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蓋

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

以西征戍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手合肥
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
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

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天降甘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

皇帝特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豈達左右勅鬱淋漓薰涵太酥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

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

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高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恭敬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微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救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

以退翰林學士臣瀛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物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恒理也欽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

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御雲聚繡赤鳥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蓂嘉禾孕文寶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真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

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表於繁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
誕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
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上浥上紛上密上匪隨
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冲和氤
氲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
迎第祿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敵而傾不汰而
盈第祿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龍馬贊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
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渟深開闔靈氣
而蛟龍實歲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醜鬯夷人立柳院畔擇
乳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
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連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
與龍遇謹其芻飯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馬粵若洪武四

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孔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 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將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溼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琛通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

其他侏形僑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亦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執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驥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以貽諸後世贊

曰

天駟焚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懸晴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濤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駟太霞五彩滿瑤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

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

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楮幣選志慮疑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

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

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

方持香以授臣師吳置絳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

親迂玉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

國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顯暨

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海波

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

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

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

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

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

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宜有它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

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

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
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嘗與東海相為無極云是歲某月
日記

王國祀

仁祖廟樂章

迎神奏淳和之曲

皇圖聿崇茅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
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奏慶和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享祀弗忒薦以牲牲敢曰克
膺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奏保和之曲

之舞

皇祖載德既厚且仁弗耀其身委社後人曠茲藩服典祀維
寅清醴方薦歆其苾芬

亞獻奏清和之曲 之舞

穆穆靈宮庭燎有煒貳觴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成和之曲 之舞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咸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膺爾百禄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孰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覃及我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運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飈疾其靈在天其主在

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論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
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燿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燿為王
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燿為盜所逼悉自剪
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尔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
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燿親賢命而立
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
示四夷尔其母悔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
墓所在徃徃鞠為樞鬻祭祀之禮遂致廢而弗講朕既統一天下
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
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

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程能而議功定勲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實於五
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繫乎銓
衡者甄別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具官云爾尚允釐
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庫爾當慎其注授之方流品之清
濁爾當展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吏部侍郎

吏部之設侍郎實古小宰之職凡行選舉封爵勲庸功課之
事悉得與聞蓋尚書統之侍郎佐之則其任之不輕也較然
矣云云爾其正名而責實簡材而授能使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則銓覈之任得矣朕將觀爾之能爾其毋懈于位可

吏部郎中

吏部為銓綜之司而郎曹之選所以佐理天官簡拔賢俊者也苟不以學行材諳之士為之則何以責其勞效哉云云尔尚審覈賢愚公於黜陟使國家有得人之盛而天下蒙至治之澤不其懿與尔其懋哉以稱朕意可

司封郎中

司封之官參掌官封褒贈之典所以崇有德而報有功也居是選者不宜輕授云云尔尚夙夜勤勞思以大義正厥官勿以私愛爽厥序使內而親親外而尊賢皆足以沾朕之恩庶免致曠官之刺矣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司勳郎中

周官有司勳上士二人凡有功者司勳得以告之則其職之設也久矣後世定十二級之勳以為賞格故為是官者審察功狀與司封通決於尚書非公明而練習者不足以與茲選云云尔尚計其勳庸之轉遷以定資品之高下庶幾賢者勸

而不肖者懲矣尚思自勉以服訓辭可

考功郎中

考功之職掌文武遷叙資任考課之政令而奉常所定議亦必覆而上之選部諸司其於關政治之得失者莫此為最郎官之選必得其人云云尔尚平心以馭物使殿最惟允而功用昭彰則責實之効於是乎在尔往欽乃職以稱朕任賢之意可

中書左丞

朕惟中書政本丞轄之設所以尊朝廷而正紀綱佐冢宰而出治化必有經濟之才任重之器乃稱其選求諸在位茲得其人云云尔尚思朕任屬之意益推材力務展猷為經綸之間必審於治忽弛張之際必酌乎古今佇觀厥成豈煩多訓可

中書參知政事

中書出納王命之地朝謀謨於廟堂夕風動於海內然則參預大政者可不慎其選與云是用擢位政府佐理朝綱典禮樂以昭人文審刑賞以順天典賢才之遺佚汝思有以舉之生民之憂戚汝思有以綏之則朕可以不煩而治美往盡乃職以副朕倚任之意可

中書左司郎中

左司爲中書紀綱之地贊襄治化申明憲度皆其責也郎位之選必擇賢才非庶勤而有爲開敏而知務不足以稱其選也云云尔尚毋忘恭恪以慎乃職惟至公可以正百司惟至勤可以集庶務尔其念哉毋忘朕命

中書斷事官

中書總天下之務而必設斷事之官所以脩明其法禁以防人爲非實寓刑期於無刑之意也云云尔尚慎於出入之際毋舞於文法而失慘舒之實毋流於苛刻而昧寬恕之方則

予一人汝嘉往服訓辭其思實效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

皇帝嘉王

來庭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賜予亦上體 宸衷復以紗若羅各十四端遺王至可領也王尚益勤庶政懷保小民永為我國東藩顧不美歟春和王平安否宜加愛自重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陰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

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已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嬖倖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祗因於䟽闊周網遽見於陵遲風憲皆無不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真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

下奉

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徹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

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偉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寬臣

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璵臣曾魯臣趙汭臣張文
海臣徐尊生臣黃篋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
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
時而愒日每繼咎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
史况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
踈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
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
寸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
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 乙夜之
覽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
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
字謹繕寫成一百二十策隨表上進以 聞臣某下情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臣某中謝謹言

洪武元年秋八月

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

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

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

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

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

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

已經

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

未得為完書

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

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

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

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堦臣朱右臣貝瓊臣朱

世廉臣王廉臣王彛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

李汝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

臣禕馬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

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堦

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
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 皇上
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 詔修前代之
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
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瀛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
詞過陋無以稱塞 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
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
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瀛謹記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瀛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
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
邪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
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于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

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尔徃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自後

候問之使相属于道時方嚴有與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

繒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

書汝當日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上所

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

封遣使者卽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

天厚澤如地凡困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卽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授太子經由是峻登

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

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

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

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尔亦孔

之固俾尔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上賜復追

疏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上恩云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陝西在古爲雍州之域三秦之地迺表一千餘里土廣物殷

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

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

矣具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畧朕嘗歷試其爲人設
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兆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
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尔韞此奇才
故不次而用之乎尔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
尔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尔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
嘉尔其欽承朕言不再

遙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
衆來歸者朕每嘉焉尔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
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兆已而
率其士馬之衆納欵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視彼暗
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
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尔尚夙夜恪慎思保令
名以稱朕優禮之意尔其懋哉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毘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粵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馬夏官之選惟尔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尔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况河東山西之地古爲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迺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爲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

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勛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
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
十五年踐揚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
朕心俾躋政府嗚呼陳紀立經尔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
尔其盡撫綏之方徃惟汝諧毋替朕命

恭題

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

于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
土臣四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
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既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
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

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

曰予未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

詔行之嗚呼非

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燕都
遂平懷柔綏徠之效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修

茲竒遇裝潢成軸持以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錄藏諸
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一

鑿坡集卷第一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

鑿城集卷第二 即翰苑前集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
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
忠武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
聞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
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
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
原營見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
家至冬十月九日始塋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
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瀛于庭而謂之曰

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觀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舞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文餘倅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眾皆披靡

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解

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

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

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

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

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

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

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

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

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

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駝沙冬十月取池

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

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會

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

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
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
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
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
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幸
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
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
人壬寅春脩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
通抗歛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
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
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
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
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

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
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遠素蒲
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遠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
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
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
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
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
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

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
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
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
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
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
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襄陽冬十

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
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
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昆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
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
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
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
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
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
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
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
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
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韋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

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

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則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葉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鄴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

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
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
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以著王之勲烈於
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
動颯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渡
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
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
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
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
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歿幅
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
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
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

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憮朕志其推爾

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

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彌建立

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

母為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

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 上聞之悲喜交集

即詔內臣及園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置洒掃之戶凡三護

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瀛伏讀 御製王之

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

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

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為風所破幸脫

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

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為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為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耒附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載之皇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魔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

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塋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呼盛哉昔日史臣

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

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

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臻夫

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通帝

畿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壺閭師來告今在

盱眙

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荒

暨跳踉以嬉惟我楊王昔隸戎麾德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
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
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莪魏
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
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
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勅賜祭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斬國公謚武義康公神
道碑銘有序

皇帝卽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邇梯山航海
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
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

上聞之嗟悼不已旣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

功勳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

世為蘄州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

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

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

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為務受以長官

俄遷為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

總管府事屯成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准

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

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和州

上慮公扼

采石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弘得士卒

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

遣游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

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由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
參知政事甫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
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
前日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
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

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
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
船

上賜名馬一疋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

池州取趙雙刀之縱陽遷都水屯田使魚帳前總制親兵左
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
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
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

上曰汝旣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

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暨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

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

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壁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游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援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

口 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

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三千公功爲尤多四月搗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艦艘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卽遣統卒來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大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 上

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二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胡廣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卜以
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鐘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
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
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
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
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 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

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

天命下本人心者矣由是昭被 寵眷倚之以心膺用之爲
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勲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
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謚賁及九泉今名垂於竹帛重祿
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瀛謹拜手稽首述辭于碑系
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於恭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再照于八埏其一于時康公江險之

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二巨礮轟雷物莫敢櫻何戰弗潰
何守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其
四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尔不疑其五爾礪矛鉞
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方國其六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
殫報效如無餘齡其七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
電掃其八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克豎始亡其九大
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其十蔽遮河潼以隸
爲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一玄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
心恩義斯在其十二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
其十三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疇其勲錫以茅土其十四孰不壽
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高其十五帝情憫悼恩命絡繹
穿山爲堂畢茲窀穸其十六名垂於史祿延于家翩然而逝公
復何嗟其十七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永無極其十八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

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至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執予相孰知我瑕疢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枚浹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溢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備備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

遷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
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聞義聞義
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
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
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疑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
應科繇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
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
服比弱冠後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
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
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
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靳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
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
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用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輩皆有父母
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貧生惡死因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
怒曰汝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
公夜紿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慶
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註誤者石抹將軍宜孫
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
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後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平
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
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
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
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
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
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

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卽起曰
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德之
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
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
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卽抵二豪罪發其
粟振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
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
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
竇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竇忽丁棄印走公同其
帥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
賞竇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
黑的兒間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竇忽丁罪遂結李溪惡
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竇忽丁遁去於是
屬之上縣盜皆蠶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

治慶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
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
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
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
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未迎戰並山
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
賊望見公來拜已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
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持捕反者爾賊為內
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
爾輩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
已一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
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
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
奉訓大夫慶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銕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軍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感縛其黨張青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阮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東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

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

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

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畊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

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

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溫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

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有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

信胡君出師溫州復召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

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

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覩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

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

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史事不

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璘亦以事被逮辭或

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子

素知章濫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慶州之

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

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

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

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

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

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

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
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
別命元帥祁興季汝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
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
游擊而公即慶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
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
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李公欲運慶州糧餉之公以
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
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
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
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為公所鞠當不寬
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
有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
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有定所

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鄉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禽斬遂鄉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服粟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往温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名卿尔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

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苟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丞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鉅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虜婆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劫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

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

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

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

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

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

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

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夢公甚嘗與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

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

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

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悻

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

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

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

至慶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
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其家公灑

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
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

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
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

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
汝嘉因授以慶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

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
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

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
幾無憾第荷 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慙耳臨終親友何濬

來候曰當收歛此心母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
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

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

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額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驩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崗為義阡聽其輶塵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秣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導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

緩而其臨大事則論議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
其與學士大夫談聖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
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
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
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
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
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
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無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鄒州能成其
勲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
四起磨牙吮血而棄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剝殄之無遺育
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
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公之
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
光於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騭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

父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大傳隻手障南關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
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螫螫
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頓踈髯目電
焯音吐鴻鬻鐘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瑾甯
呼不異鬼魁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太
傳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加以
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
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鱗响狐狸跳舞騁妖
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
民導宣 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
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
跪敷奏嬰逆鱗萱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聞哀

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聞之執不淚霑中公知學
術歸一原時料瀛洛漑本根所以不坐枝葉繁文事武備道
乃存黃鵬題湊歲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欺無諛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

樂金坡集卷第三 卽翰苑前集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

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

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筭出鎮鄉邦

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

公始若公者可謂萃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

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

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

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璿璿

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

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

公其長也次曰澤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蚤

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塋於縣北之園源遠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倣擾夢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淞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挺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

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慶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
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王
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
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
守自取作齏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
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
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頻
海民以漁為業特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
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
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
潘惟賢聚眾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
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
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緡雲之黃
邛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

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
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慶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
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
緡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
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
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
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
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杜周天覺降復
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 國兵
取浙東婺衢既下獨慶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慶州石抹公
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
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
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

美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
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名

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

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

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

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所

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

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

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

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

無以食之柰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女

玉帛且不保况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帛賦之公

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

之衆乃警服江西食東浙益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

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
隄當水之衝亦為所齧蝕幾盡公即上派比舟為梁以濟行
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
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為戎士所據混淆
而處公度開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
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
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
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
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
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

別為城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

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徽人素獷
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

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
平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
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盛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

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

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

上時已即

王位乃擢王府叅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

上諭之曰

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之

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

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

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愬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

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

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撥寶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

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
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

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
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
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
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
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
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
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
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
為象具衣冠以塋實附于園源之左塋已來徵濂為之文昔
濂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
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
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

曰區區承

詔鎮處城

皇靈覆冒幸已寧謚誓將挈全

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柰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濂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薦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歛然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署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泚泚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櫻浙河之東地氣盡白此為兵徵見於龜策爾衆荷戈來入我堡寘而枕席拔而水火公師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為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鷄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寇至輒敗

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閩龍馬於公弗惜公

感

主知酣歌慨慷誓提八閩以歸職方旄纛所屆勢如

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赭公命柰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

千里枯骹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象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大明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謚武莊

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弘展其丕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

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
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
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
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為患
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斂其玉帛公慮威迫州境即
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彊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
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迹聞者多荷戈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于
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
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
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

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于姑蘇拓土于淮東
其功彌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既集

帝念

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

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輸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

命往廣海巡視城陴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舍年

五十又九寶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帝懷悼

不已

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塋於黃墩先

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謚曰武莊

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

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塋焉既

塋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

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

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羣雄疊

奮之時亦欲以一障自效見

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

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驪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
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廣
烟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右
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于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羣雄虎爭虜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寇攘 皇帝龍興知為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士 帝

曰俞玆爾兵我從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既殲于湖亦捷
溧水洋洋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颺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
平况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彊不衄鄰有勅豎據浙
連淮來撼大樹何玆蚍蜉叶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鏃破連

營海除窟穴復 勅雄師之准之東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
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據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
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鑄書鑄鐵為券作誓剖符千齡弗

變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計來海南聞者涕零

宸衷憫

惻為詔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窆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赫賁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義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國郡公謚文節汪先生

神道碑銘

瀛奉 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來與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瀛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家所撰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厚之言請瀛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讞錢珎之獄泰定實錄中嘗書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

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祕書丞贈
光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
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自
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榮崇寧癸未
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
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
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
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
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
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
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弟亨景史壬戌進
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
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
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
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
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
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
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頤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
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
即發其姦屏諸蠻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
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夫也誓終身不再適孟
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
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寃問行廉察之悉得其
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戊將朶兒赤跋
色自用搯有司之擊俾不得訕信其嫻家王某為郡府史藉
其威尤鴟張無忌擅蓋大庾縣令縣令許諸府同官懼戊將

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婢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結以厚賂御史名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游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以哺疴羸其病癘方熾者名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後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柰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玠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糶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玠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玠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

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
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
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
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離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
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公
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類
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於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
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
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
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
州諸軍與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
生以為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
飭襲封充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
疏請增其秩廷議寔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

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國靡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
於縣郊瑞麥孕於沈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
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充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
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
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
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
生既歸餽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水
之濱先生曰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斬黃紅
巾彭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
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
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
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
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
隨之尔部使者不八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

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
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弃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
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
心翕然歆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
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
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
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雅敬先生名為
具冠衾塋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
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
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
國子生辟克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
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庠
副使德屋國子生曲昇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

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
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踈髯風
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
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
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
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
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
民甚如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
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
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充賊至不忍焚之
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
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
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
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

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弔為榮所著書有巢
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
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
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
見之如余關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
踴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
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
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
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倚歟汪公游舉于
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踈廟堂願從
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
隼橫驚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
化而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

登金匱啓封褒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
集賢進班迹列公曰止扎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挂
芻看山宛水之湮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
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污秋
鏢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
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賊奴敢
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
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灑
奔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為人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

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
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
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

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
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
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
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
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
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俵俵不知所從君召父
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徒官軍則寇
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
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為隊伍朝暮教以
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劔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
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
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
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
之命為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

徐而自立更偽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邪當是時 皇上龍飛臨濠定

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悅而受之君輕騎謁

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

優渥賜以金鷄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戍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并纜授之且曰子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 上命左右藏弄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偽漢國政

不一兵出於外潛獻搗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

皆從颺行電疾友諒以為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居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

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與觀衝壁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

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
大將軍時偽吳張士誠據浙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
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
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
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棟登萊諸州次第平乃
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
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
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其城魏公
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搗走之敵兵
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
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
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
將君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
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

大明

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

上悼之錫以布帛令

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鷄籠山
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
十三而歿氣貌脩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無
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
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
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跼於前移時不
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
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
庚戌其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
衣冠於某山之原前葬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燦狀君之
行引蕃來拜于庭請為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
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繼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
為前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乎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

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
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夷
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堪用
武惟君之生丁時捨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
州里 真龍天飛大明赤喜杖劔來依 帝曰嗟汝爾

鎮歎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翦漢縛吳借籌決勝
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為闔敵不敢捫靈旗西
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
如日以身徇國死又何恤 皇寵有輝少牢祭之饌食崇
祠窠字一統不為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蔽之
山樊山氣鬱鬱護此玄室魂兮來宅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
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富塗縣子王公

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

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歿

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

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

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

與享鷄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

縣進爵為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

皇靈之府被也虔奉

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

君緯所具事行求瀛為銘以侈

上之賜瀛辱與公游不

敢讓知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

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

辟為府史疏讞獄訟入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

當塗即召公至幕府

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

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抗隄不安公

慰撫之始定

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

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

戎宿將咸噐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猶獠兵數萬自杭來

降待命巖陵境上

上遣公馳入其軍諭以禍福偕其渠

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

院事胡公大海戍之

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

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

上前無

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

鎮婺而民賦軍噐之務咸以厲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

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

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

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

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

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

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
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
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
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
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
岩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
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
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為
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貢孔子家廟之在
衢者公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
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
樞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
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上名嚴陵帥

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
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
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
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後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
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
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
典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至
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
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
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嵯縣禦諸暨為已任分省之政皆公
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偽吳將呂珣侵諸暨欲堰水以
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珣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

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聽今
玠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玠果敗
盟而去先是猶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
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猶帥多公恩
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
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
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
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

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

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柩金陵

上復率羣臣

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
寶山之原公狀貌麗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既暮猶不去

上出怪問其故公從

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飾

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

咲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
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為
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
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人瀛
為左史時侍

上左右嘗與瀛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

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
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
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
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
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詈賊而死為忠臣

天恩

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

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

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燭於
幾先莫徯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測河之東發

為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
參其威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孰幹其樞 帝

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即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
游擊置戍金柝夜驚孰為頑民嘯呼構亂誘而繫之邊烽晏
晏出粟哺荒注藥起疋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
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蕃控于海東還公來治若
疾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間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
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宣期妖豎相挺為變大詈不
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
盡傷親御翰墨擣文祭之龍光赫輒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
風宰木淒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萬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
諱鸞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內舍

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歿于難
父德潤入元為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庾之餘買田三百餘
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踵義士莊人為建祠學宮改將仕
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祕書
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于
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
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為第
一二十受大官薦為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
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從府君
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
豐於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據其業賄于上下訟久
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鞠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
照磨所皆關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龜尾如
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決旬始不見或以為瑞應改邵

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
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為屈
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
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
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藤不去
苗將槁矣悉置於法燭見毫髮無遁情皆以雷神稱之閩閩
之衢甃以如外小石犖确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鑿石為版
易之人呼為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
焚香祝天曰為民吏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
恕言已今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為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
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悅仙游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
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
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盡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
民皆大悅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第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

疾府君聞之愀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耄夫忍縻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涕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為之一振擢巡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囚至感泣相聚僧坊誦佛書以為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鬪鬪散子失足墮澗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八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鐸津延鄉貢進士陳竑碩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與鄉薦者羅天凌反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左堡柵數區以扼其險要招

集強丁為禦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絕盜聞不敢犯陞泉州路
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
變其俗兼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盧瞻故
宅也舊因宅為祠已廢府君為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
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
政通人和遂為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
刺薦于朝及代還民悵悵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
數不可乃為生立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焉除汀州
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強悍易為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
以為堡障且請躬董其役上官避之府君為量功接期使民
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屠公駟時為閩部僉事行郡至汀稔
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為決治如律
無不憚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遽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
廉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

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
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塋
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孤
燈熒熒猶繕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
西鄉閩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
經藝者為人嚴而不苛和不派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
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
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鶴磯梅易齋碧玉環七藁
共若干卷藏於家娶樵溪危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侍郎春
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徹之孫女也贈建安
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
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
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
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堃至正丙

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堦仲堦燦之
子仲壙仲壙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
至正壬辰四月某日塋危夫人祔禮也既塋十餘年燧自狀
其行實謁濂為之銘濂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聞閩中
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為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
以為法蓋府君與仲弟拱皆第奉常而聲譽燁然久矣雖歆
豔之有志弗強不及摳衣從府君游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
今四十春秋顛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
光之盛僅著於當時文辭之載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
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揆之於前古
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為士者知
所勸蒞官者知所法不可以濂之蕪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
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髓亦既決科拾青紫政行

州邑平如砥鋤擊暴民仁懦起姦吏聞風潛若鬼獄命至重心盡爾一夫銜冤賴有泚漢之循吏當可擬玄龜護印曳其尾穹石序功文燁燁魂升魄降吁死矣四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續紛滿千紙虹光夜發玄筭裏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子言有如水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于時被旨與魏君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闋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脗合將還潛跽而請曰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竅而無辭今幸得陪末議者踰旬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雲潭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末咸淳

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
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即泊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
黜者將生譁不如避之府君笑曰有是執毅然獨留果有一
士頎然而長鬣揭簾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
佳如犯不考何士猶撐拄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
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
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為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奧旨反覆殆
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
服之學錄劉光允所長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
為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闕物則民彛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
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
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
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為
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

薦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名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軍
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椿懼甚奔
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從容答曰非止今日
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歸故鄉
家素單乏蓋益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驩如也所
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
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
潼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為石川先
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
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
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塋于柯阜之原其徒
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詭隨之習知至而黜偏駁之非自窮
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淫以縉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
子男子三人良恭儉子女子三人姚秦俞某張某其壻也孫

男三人鈞鎔鏐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鏐桐廬縣學教諭曾
係男四人潛溥激浩潛乙己鄉貢進士入 國朝為尚

寶丞階承直郎府君薦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
意於易閩人有朱英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
君知其名要之抵家未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
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舌強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
少實吾師也嘆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
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
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沉潛之學
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誇多鬪靡嗤彼
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
百篇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
所致歟予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沉溺文辭而棄經

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蘇著光晶盡稽之為法程性由繕歆莫
櫻睦有士尊遺經宋物改遯巖高霞作幌雲為屏繳弗緇節
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續紛競華聲文滅質實慚名苟視此
面發頰柯阜山八尺瑩序令德鑄新銘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志銘

予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
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名對謹身殿授刑部司門員外郎予
悅甚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被

上旨

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胥會成均孟遠曰
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子曰僕之心即孟
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暨再見又屬子曰先人歿四
年墓上之銘未樹已歷繫善行成狀矣旦夕重有請願吾子
界之也自是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遙見孟遠各注目
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羸甚身

弱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
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獨唾血垂
斃孰知二公既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
夏孟遠出為鞏昌隴西縣令復來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為請
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
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
觴錢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為之戚然弗寧越三月忽孟遠
之子興來告曰先君得腸癖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
日死矣予病瘍在告聞興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
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
之期乎賢者夭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
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鐘陵宋初有諱忠
者來撫州為金溪場官遂為金溪人曾祖榮彰祖寔父善母
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

鷄已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暎簷光而讀之。尋，惠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崖光澗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議，塾曰：墨壽聘余太史，貞為五經師。松滋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窺之。且曰：是不異吾所為者。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為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漆溪，芟禮記疏為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

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

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

山林邪？適徵命至，即幡然而起，擢為今官。詳刑鞠獄，人自不以為冤。朝廷鋤刻吏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為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柰何死之柰何死之同知泗州事樂

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興得以某月日權厝州西大勝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而折其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顙天請損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即纂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某之孫也生二子長翼次即興某月日二子奉柩還塋金溪某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遠交嘗許銘其父之墓尚未及為孰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控搏念之令人內熱然孟遠固死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楚楚變滅無跡類浮雲者又將何如哉銘曰

賦也既奇學也又腴發也孔時胡不大其施王光之陸離劍氣之參差卒闕于斯茲非人所知實天之為意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
鑿坡集卷第三